

## ● 政治与法律

## 伊朗对抗美国的内缘资本与外向战略

焦玉奎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波斯文明内核, 伊斯兰精神气质的伊朗, 独特的政治地缘, 丰富的油气等资源增强了伊朗外交的国际资本。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 如何处理伊朗问题, 特别是伊朗核问题, 成为对美国及欧洲盟国的重要考验。伊朗强硬派“平民总统”内贾德执掌政权, 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充满变数, 同时伊朗积极开展东方大国外交, 对地区形势乃至大国关系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 伊朗; 美国; 大国关系; 核危机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X(2006)02-0072-05

近几年, 由伊朗核问题引发的国际争执日益尖锐化。作为一个长期拒绝承认以色列, 与美国针锋相对的伊斯兰国家, 伊朗核问题已经成为又一个敲打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欧敏感神经的关键性议题。“无赖国家”本身已经使美国无法忍受, 再加上可能拥有“核武器”的核能开发, 更使美国忧心忡忡。因为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是美国所谓“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最近, 伊朗的政策走势表明, 伊朗已经成为美国“民主改造中东”的重大障碍。然而, 伊朗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伊朗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针对伊朗问题,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无论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还是跨大西洋合作方面, 伊朗问题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但欧洲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如果我们让伊朗由着性子干, 那么埃及、土耳其或者其他国家都将试图成为核大国, 我们也将面对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巨大危险”。<sup>[1]</sup>内贾德执掌伊朗强化了美国的此种忧虑, 伊朗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也感到了日益增强的压力, 动用一切资源开展积极的“突围式”大国外交。

#### 一、无可替代的地缘特性、影响世界的能源大国

自国家间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以来, 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大国关系, 小国、弱国只是在大国关系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 往往成为大国关系的牺牲品, 或者成为你争我夺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大批新崛起的, 特别是先天优势明显的国家开始在地区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伊朗近现代的发展正好印证了这类“国家”的角色转换过程。

伊朗作为中东北层三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之一, 疆域广阔, 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 历来在伊斯兰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世界能源消费的不断增长, 其对世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伊朗的国土面积为 164.5 万平方公里, 东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相邻, 西同土耳其、伊拉克交界, 北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接壤, 南濒波斯湾、阿曼湾, 与阿拉伯半岛诸国隔海相望。<sup>[2] (P2)</sup>自古以来, 伊朗就是东西方陆路商道的重要“纽带”。由于波斯帝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伊斯兰教思想精神的熏陶, 伊朗呈现出一种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象。这种特性决定了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 伊斯兰世界与东正教世界, 伊斯兰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桥梁”关系。尽管这种桥梁的作用有的时候是以“制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如在冷战初

[收稿日期] 2006-02-10

[作者简介] 焦玉奎, 男,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大庆师范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中东历史与当代中东国际关系研究。

期,伊朗“借美制苏”迫使苏联从伊朗撤军。但是,这种关系也在一定时期把伊朗置于被瓜分的境地。例如在近代被英俄瓜分。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苏及各自领导的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争夺,美国在一定时期占据上风,成功地把伊朗纳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但是,由于伊拉克发生革命,这个条约组织几乎没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美国“人质危机”使美伊关系迅速恶化。霍梅尼称美国为“最大的撒旦”。

伊朗与苏联的关系也不容乐观。经过与巴列维王朝的一段“蜜月期”,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入侵并占领阿富汗,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伊朗霍梅尼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照会声明:“苏联出兵阿富汗就是针对伊朗人民的敌对行动”,<sup>[3](P262)</sup>公开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要求苏联立即撤出阿富汗。霍梅尼从苏联入侵阿富汗认识到:“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伊朗从而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大力向外输出革命,企图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并用阿以冲突来粉饰其图谋,声称要切除以色列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毒瘤”,彻底排挤美苏势力的影响。这种极端的外交政策使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甚至爆发了两伊战争。

冷战结束以后,伊朗传统的“制衡”政策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伊朗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1998年统计数据)<sup>[4](P204)</sup>,随着世界能源消费的不断增长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据《油气杂志》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朗未开发的石油估计有1258亿桶,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估计有2600亿桶)居世界第二位,伊拉克排在第三(估计有1150亿桶)。据美国能源部称,2004年,伊朗平均每天产410万桶石油,占全球日总产量的近5%。伊朗不仅拥有大量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伊朗的石油开发潜力巨大。伊朗的天然气储量也很可观。据《油气杂志》提供的资料,伊朗估计拥有940万亿立方英尺(合26.6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6%,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有这么多的石油——约占世界估计总供应量的十分之一——伊朗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必定要发挥关键作用。<sup>[5]</sup>正如霍因茨所言,石油资源位于从哈萨克斯坦到利比亚这一从7世纪起被伊斯兰教徒占领的地区,这可能是历史的巧合,<sup>[6]</sup>而伊朗就是这一“油带”的重要节点。

二、伊朗已经成了美国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重要障碍

2003年3月,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05年10月,又成功地推动伊拉克通过了永久性宪法,如果宪法顺利实施,伊拉克似乎正在按照美国的设想,将成为美国在中东乃至世界推行“民主化”战略的“样板”。不管这种努力的结局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决心已定。只是由于内部各教派、各党派、各种族、各民

族间的矛盾暂时还无法完全弥合,再加上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各种势力的影响,增加了美国重建伊拉克、民主化改造中东的难度。<sup>[7]</sup>

伊朗作为伊拉克的强邻,美国一直认为其是“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支持反美势力,通过伊拉克什叶派插手伊拉克事务。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大力开展铀浓缩活动,并企图在将来真正造出核武器,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伊斯兰核国家。这与美国民主改造中东“战略背道而驰”。

从美国“民主改造中东”的战略内容来看,一是实施“先发制人”战略对威胁和挑战美国利益的国家进行打击,实现该国向美式民主政体的直接跨越,或以遏制手法促使这些国家内部发生变化,从而消除中东国家可能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二是运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软力量推动、支持或诱压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温和阿拉伯国家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逐步向美式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根除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根源。<sup>[8](P22)</sup>所以,伊朗开发核能的行为,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必然与美国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战略目标相冲突。

另外,正如美国左派文人诺姆·乔姆斯基所言,如果说民主能在中东实现,那么这实际上也不是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华盛顿所寻求的,并不是建立能确保实现民主的政治体制,而是建立服从的政府,只要顺从,政府的形式无关紧要。伊拉克遭到美国入侵,并不是因为原来的伊拉克是独裁政府,而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不听从美国的号令。<sup>[1]</sup>而伊朗,这个文明与动荡交替,政治与宗教相融,民主与专政并行的国家,自从巴列维王朝结束以来,从来就没买过美国的“账”,自然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伊朗温和政府倒台,更使美国对伊朗的未来走向充满忧虑。

号称“平民总统”的内贾德一上台即表示,伊朗将“遵奉纯洁的伊斯兰文化思想,关注公众需求,努力利用现有一切力量推进社会公正”,严加防范无所不在的民主进程的危险影响,制止一切外界干涉。这意味着伊朗将进一步与西方疏远关系,重起伊朗中部伊斯兰军的核活动,企图以“既成事实”使国际社会承认伊朗的核国家地位。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借口就是专制、侵略成性的伊拉克“已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构成威胁。那么,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会提升其在中东地区的区际控制力与国际影响力,削弱美国的中东事务主导权,进而对什叶派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伊拉克产生更大影响。同时,伊朗也向整个伊斯兰世界证明,没有美国的“民主”,伊朗的科技照样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从而进一步刺激中东地区大国发展核武器的愿望,抵消长期存在的“以色列核优势”。正如乔治·佩尔科维奇所说:“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担心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控制该地区,并鼓动什叶派政治力量在伊拉克和其它

海湾国家兴风作浪。”<sup>[9]</sup> 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企图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大力向外输出革命,已为各国提供了前车之鉴。

伊朗寻求地区霸权的努力必然与美国寻求全球主导权的态势发生冲突。当然,伊朗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态度和拥有核武器的企图,也与美国努力建立一个“顺服的”中东,控制该地区的资源,主导中东“民主”变迁的信念相抵触。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伊朗拥有核武器将从几个层面令人担忧:由于担心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控制该地区,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在穆斯林国家中会陷入孤立地位;以色列可能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伊朗作为产油大国的重要地位将会从另一个侧面得到再一次提升。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几乎可以肯定,中东地区将因此掀起核军备竞赛。这是以色列最为忧虑的,也不是美国希望的结局。

### 三、积极开展“核外交”,企图分化欧美联盟

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东西南北的“包围”之势。陷入“孤岛”态势的伊朗积极利用美欧对伊朗问题的不同政策,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拉拢其他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国家,企图分化欧美同盟,避免欧美联合制伊的结局。

由于美国忙于伊拉克的稳定与重建,“欧盟三巨头”德法英三国为了“旧梦重温”,体现欧盟的自主性,在美国的默许与支持下,积极与伊朗接触、谈判以解决伊朗核问题。然而,尽管他们努力回报美国对他们谈判的支持,德法英三国答应布什政府如果伊朗恢复其核燃料计划,就对其采取强硬措施。法国言辞虽然强硬,但欧洲各国政府也许会因担心全球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犹豫不决。正如美国外交学会的伊朗学者拉伊·塔凯耶所说:“我认为欧洲各国将会屈服,不过这一过程将是缓慢的。”<sup>[10]</sup>

当内贾德赢得伊朗总统大选的消息传遍世界的时候,许多专家、政治家都对伊朗的未来走向表示忧虑。一些西方专家甚至预测伊朗与欧美的关系将会恶化,哈塔米总统进行的有限改革也将停滞。因为艾哈迈迪—内贾德一上台即表示,将推动伊朗走上“国家和社会复兴”之路,制止对伊朗国内事务的一切外界干涉,重新开始伊斯法罕的核活动。这直接抵消了美国及其盟国几年来的“和平”努力。

美国不能容忍伊朗获得核武器,但如何阻止伊朗研制核武器,以及如何处理美伊之间的其他矛盾,美国国内主要有两种分歧:一种认为应该采取压制为主,接触与谈判为辅,促使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以绝后患。<sup>[11](P38)</sup>

由于美国忙于伊拉克的稳定与重建,分身无术。于是,积极推动联合国及“欧盟三巨头”出面与伊朗进行谈判,以图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伊朗也相对积极配合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核查,2003年2月、6月、7月和10月4次邀请该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访问伊朗或对伊朗核活动进行考察,通过双方的不断努力,伊朗一度同意放弃核活动,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但是,由于美国不断向伊朗施压,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借口发展核武器,为最终推翻这个美国不喜欢的政权制造口实,使这一“和平解决”进程不时出现逆转。当然,被内政与外交弄得焦头烂额的布什政府短时期内对伊朗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很小。而欧洲国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则主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但是,随着内贾德外交政策趋于“强硬”,2005年8月8日重新启动铀浓缩活动,企图以“印巴核模式”(既成事实,不得不认)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然而,伊朗问题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问题。尽管美欧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方面有分歧,但也不能排除美欧接近,共同对付伊朗的可能。因为一个原子弹泛滥的动荡不安的中东,从地缘方面讲,会危及欧洲的切身利益。如果中东拥有了核武器,意味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全球范围内信誉扫地;东亚不久也会受到波及,因为日本和韩国很可能会成为核拥有国。<sup>[12]</sup>

### 四、声援和支持巴勒斯坦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凝聚伊斯兰世界

在美国看来,伊朗一直是“最积极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伊朗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一个比伊拉克还值得警惕的国家。尤其令美国恼怒的是,伊朗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恐怖主义活动来破坏阿以和平进程。<sup>[13]</sup>

2005年10月26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声明:“犹太政权的建立是世界压迫者反对伊斯兰世界的举动……正如教长(霍梅尼)所说,以色列必须被从地图上抹掉……伊斯兰世界绝不允许它的历史宿敌生存在它的心脏地带。”<sup>[14]</sup>此言一出,世界哗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对伊朗总统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关切。因为自从霍梅尼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伊朗国家领导人公开讲过类似的言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伊朗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有力信号。尽管10月30日,内贾德在德黑兰一个民兵集会上表示,他26日发表的“以色列应该被彻底消灭”的言论只是对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表示愤怒,与伊朗以往的立场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sup>[15]</sup>但是,伊朗最近外交大改组,40名驻外使节被召回,其中就包括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温和派。这可能是伊朗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的显著信号。

总的来看,新总统上任后,伊朗力求控制地区形势并更积极地参与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事务的趋势将会加强。伊朗政府不久前宣布,拨款1000万美元援助7个国家,塔吉克斯坦250万,伊拉克200万,尼日尔150万,几内亚150万,马里150万,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各 50 万。伊朗的国家援助计划以及对外贸易扩大了德黑兰对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甚至伊拉克的影响。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居世界前列,这些战略资源保障了伊朗的小康生活和在国际政治中利用经济杠杆的机会。

内贾德同时也在呼吁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共同与大小“撒旦”作斗争。尽管伊朗大选导致的这次内政变动不能与伊斯兰革命相提并论,但是,秉承了霍梅尼思想内核的内贾德同样要求掀起“一波伊斯兰革命”,<sup>[16]</sup>并秘密进行铀浓缩活动,或许某一天真正研制出核武器,从而提高伊朗在中东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确立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正如法国《世界报》指出:“伊朗想通过拥有核武器而成为地区领袖”。<sup>[12]</sup>

## 五、大力开展能源外交,强化与东方大国的关系

2005 年 8 月,伊朗拒绝了欧洲的建议:如果伊朗放弃获取核燃料,作为回报,欧洲将加强与伊朗的经济与政治联盟。这正好印证了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教授瓦利·纳斯尔的话:“我认为伊朗不会做出太多的让步。”<sup>[10]</sup>这种观点代表了美国政府及学者的主流看法。伊朗的选择正在使美国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周边的安全环境更为恶化。其长期盟友叙利亚自身尚且难保,被美指责在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帮助伊拉克转移和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庇护伊拉克领导人等。除了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美国盟友的南北夹击外,美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伊朗北部的高加索和中亚一带。美国占领阿富汗,顺利拿下伊拉克,使伊朗成为美国势力围堵下的一块孤岛。<sup>[17](P26)</sup>

为了突破美国的包围、封锁,伊朗在内贾德的领导下积极发展与东方大国的关系,首先是俄罗斯、独联体中亚国家,其次是中国和印度。其中,伊俄关系与和平利用核能和“北—南”运输走廊的主题紧密结合。由于美国不断向俄罗斯施压,加上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种联系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正如俄罗斯所称:作为伊朗的邻国,俄罗斯远比美国更加希望保持伊朗的无核化,俄绝不希望在其家门口出现一个拥有核导弹的国家。<sup>[18](P19)</sup>

中国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能源需求不断增加,需要从伊朗大量进口石油,自然积极发展伊朗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也正好迎合了伊朗战略突围的需求。但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国际社会多样性,各国有权决定自身的发展模式及道路,反对外来干涉,反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自然会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避免刺激全球核扩散。

另外,伊朗也尽力与印度发展关系,将印度确立为地

区内第一级别战略伙伴。同时,伊朗还与巴基斯坦开展合作。这就将印巴两国置于一种“经济—威慑”的局面中,两国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05 年 1 月,伊印两国签署了一份能源协议,未来 25 年内,伊朗每年将向印度提供 750 万吨天然气,价值超过 500 亿欧元。协议中还提出了建设一条从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的宏伟计划。2 月 17 日,印度与伊朗签署了一份协议,伊朗接受了天然气管道设计方案。<sup>[19]</sup>只是这一方案的实施困难重重,难度很大,有印巴的互不信任,加上美国的压力,真正实现还待时日。

由伊朗目前的外交走向可以看出,伊朗无视西方的愤怒与指责,正逐渐加入“亚洲人”的圈子。不久前,伊朗获得了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地位。这似乎印证了美国《中国军力报告》的忧虑:“中国正在扩大与主要防务伙伴俄罗斯的联系。中国希望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并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sup>[20]</sup>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在客观上增加了伊朗的外交“回旋余地”。

总之,正如俄罗斯《晨报》的评论,如果伊朗核危机还没有发展到美国对伊动武的地步,地缘政治家们将不得不考虑欧亚大陆新的“一极”——伊朗。<sup>[21]</sup>

## [参考文献]

- [1] [美]基辛格. 美国在控制世界吗? 强加唯一模式[N]. [墨西哥]标志, 2005-08-14.
- [2] 王新中, 冀开运著.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3] 刘竟, 张士智, 朱莉. 苏联中东关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4] 彭树智主编.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5] [美]迈克尔·克拉雷. 石油地缘政治和对伊朗的战争[N].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 2005-04-13.
- [6] [德]汉斯·海因茨·霍尔茨. 使中东重组[N]. [德国]青年世界报, 2005-08-24.
- [7]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4, 2005.
- [8] 卢陵. 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构想[J]. 西亚非洲, 2003(4).
- [9] [美]乔治·佩尔科维奇. 伊朗并非孤岛: 一个调动其周边邻国的战略[J].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政策简讯, 2005(1).
- [10] [美]芭芭拉·斯莱文. 伊朗的实力日益成为美国的大难题[N]. [美国]今日美国报, 2005-09-12.
- [11] 王凤. 伊朗核问题及其走势[J]. 西亚非洲, 2004(1).
- [12] [法]弗朗索瓦·埃斯堡. 解决伊朗危机的钥匙在北京[N]. [法国]世界报, 2005-09-02.
- [13] 王冀平, 洪邮生, 吉利强. 伊朗核问题与大国关系[J]. 美国研究, 2004(1).

- [14] 环球资讯\_中国日报网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10/28/content\\_488578.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10/28/content_488578.htm).
- [15] 新京报, 2005-10-31.
- [16]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05-8-22.
- [17] 王凤. 布什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与伊朗的回应[J]. 西亚非洲, 2003(1).
- [18] Phillip Stephens, "A Divided Europe Would Be A Europe Without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 28, 2003.
- [19] 墨西哥]标志, 2005-03-13.
- [20] 石江月. 英国也出报告妄评中国军力[N]. 世界报, <http://www.worldjournal.com.cn/wz02.htm>.
- [21] 俄]登安德烈·米洛夫佐罗夫. 世界的东方升起一颗新星——伊朗[N]. 俄罗斯]晨报, 2005-09-19.

(责任编辑:剑平)

## Iran's Internal Sources and Out-orientation Strategies to Confronting America

JIAO Yu-kui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is enhanced by the once splendid civilization of Persia, special geography and abundant resources. After the overthrow of Saddam Hussein Administration of Iraq, how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Iran, especially the "Nuclear Program of Iran", is a big challenge for the U.S.A. and its European Alli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will be imposed on the regional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big powers with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of Iran implementing strong foreign policy and actively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Key Words:** Iran; America;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Nuclear Crisis of Iran

\*\*\*\*\*

(上接第53页)

- [11] Morosini, P.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lobal corporate alliances". "Mana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London: Pergamon, 1998.
- [12] Hamel, Gary. "Competition for competence and interpartner learn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991.
- [13] 王恒富等. 文化经济论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陈晓萍. 跨文化管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15] 伊夫·多兹, 加里·哈默尔. 联盟优势[M]. 郭旭力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 [16] McGrath, J. E. Groups: Interaction and Performanc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84.

(责任编辑:余风)

## Investigation on Cultural Difference among Member Enterprises of Dynamic Alliance

MIAO Kuang-hua

**Abstract:** Dynamic Alliance is a kind of dynam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enterprise integration method with the member enterprise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so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exists and affects deeply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dynamic allia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alysis theory and its important revelation. On this basis,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is proposed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allianc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Key words:** dynamic alliance; cultural differenc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